

上古的传说，唯美的爱情，轮回的宿命……



龙骧录

Longxianglu

林甸甸◎著

如果终究逃不脱这别离的宿命，是否还要忍受三千年的寂寞

只为今生的一次回眸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龙骧录

Longxianglu

林甸甸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骧录 / 林甸甸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 5
ISBN 7-80187-654-7

I. 龙... II. 林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29912号

龙骧录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林甸甸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沈含颖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x1230 1/32

字 数: 100千 印张: 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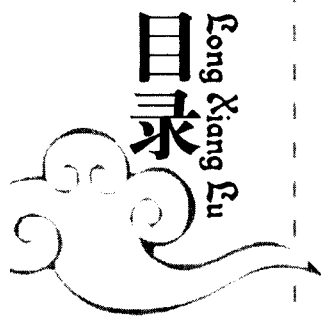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654-7/I · 204

定 价: 1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1	楔子
5	一梦殊途
33	山雨泽烟
67	枯骨蝴蝶
85	腾蛇乘雾
115	飞雪重华
149	尺剑钩弓
183	龙战于野
229	尾声
232	人物表
234	延伸阅读

生息在南方水泽，数尽了尘埃便有一千年。

躲在江南的烟雨迷雾，容颜随着季节盛开凋落。千年里有无数人从我身边走过，回了头，尽是叹赏的面容。

我却是寄宿在花间的妖魅，千年来在花间独自唱着歌。

母亲说花妖跳脱于轮回之外，是世间最无忧无虑的种族。可是我等在一个个擦肩而过的季节里，却不知道自己在等些什么。

指间浮起南国的水雾，烟灰色如我亘古的淡漠。走过的人却也只是走过而已，从没有人看穿过我的寂寞。

我便寄在莲花中度过了一千年的岁月，直到那场宿命相逢打乱了一切。水泽中的平淡和甜美，从此不再是我全部的世界。

那年轻的神，站在江南的季节里静静地微笑。

我躲在花瓣间看他，看他火色的铠甲映在艳红的夕阳里，耀眼如远天的晚霞。

便只有他的眼睛，沉静温暖地，穿透了我灵魂中的忧伤。

那一刻我终于找到自己守候千年的瞬间。

那样明亮温暖的笑容，我希望有一天是捧在我手中。

若他曾注意到我，那瞳仁深处便有莲花的光芒闪烁。

若他，能记住我。

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，他便是南天的战神。

而我，却只是莲花中的一个妖精。

没有可以拥抱他的双臂，没有可以温暖他的身体，没有可以凝视他的眼睛。甚至我的歌声，于他也只如一声风的叹息，轻轻，掠过。

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只是一场无望的爱情。

永远，殊途。

神听见我的叹息。那是永恒的创世者的声音。他说：我美丽的孩子，告诉我你的烦恼和忧伤，你若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

我便向他祈求一个真正的女子的身体，守候在充满喜怒哀乐的生命中，等待某一刹那的相遇。

那时，我会为我所爱的人，歌唱。

我说我宁愿舍弃无老无死的寂寞，堕入尘世苦痛的轮回。只要能让我用双手触摸他的笑容，用歌声安慰他的悲伤，纵然一朝身形泯灭，我亦是情愿。

神的声音变得峻肃。他说你听好了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都难免于生老病死。若我给你一个女子的身体，你便再也逃不出轮回的苦难。你原是生长在一尘不染的南国水泽，一旦沾染了尘世的污秽，便会永远失去美丽。到那时你再也回不到这片水泽中，只能在世间枯萎凋落。

我说：神啊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我知道是不可以回头。我甘愿从此没有了花期，同所有沉堕于轮回的生命一样，衰老，死去。

神叹了一口气，向我伸出手。

我欢喜欲泪。

神说：有朝一日，你或许会后悔这样的选择。你也许会恨我，也许会感谢我。到那时，是恨是悔，是喜是悲，由你。

水泽中漫起象牙色的雾气，温柔地覆上我的脸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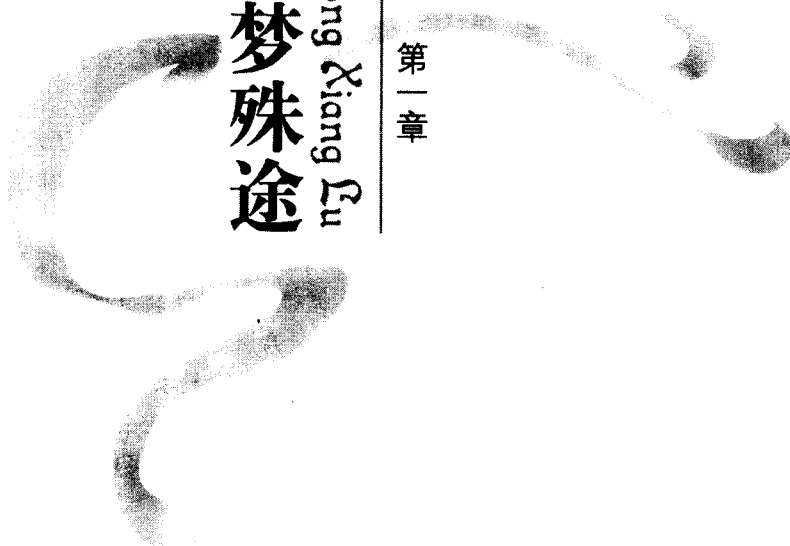
神向我伸出手，微微笑着。

走吧。

天我莲花兮，灼灼其华。
天地洪荒兮，大野龙骧。

第一章

Long Xiang Lu
一梦殊途



时令早已是交了秋，而宫室中却没有丝毫凉意。厚重的深红色帷幔重重叠叠地垂满了四壁，她站在暗红的帘影中央，却把自己的影子错看成了蝴蝶。

墙边那个高可及人的铜柱依旧是擎着浅浅的铜盘，微弱的火光摇摇欲坠地暗下去，暗下去。

瑶姬从案边取下螭青长壶，慢慢向盘中注了油。火光于是猛然亮了起来。两个女子长长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帷幔上，随着跳跃的火光，微微闪动着。

侍女捧过水来，伏侍她洗了手。瑶姬微微叹了一口气，抬起手来，看水珠从指间静静滑落。

转过头，忽然问：“青萝，今天……是第几天了？”

侍女原本澄明如水的眼睛，忽然间漾起忧戚的神色。

“自从陛下病倒……已是第七天了。公主。”

她沉吟不语。七天中，父亲水米未进。她向青萝挥了挥手：“你也累了，下去吧。”侍女微微欠身，便转身离去。

十余年来，她第一次看见父亲深藏于心的脆弱。她曾经以为他是这世上最坚强最勇敢的男人，会给女儿一世的宠爱，保护她走完漫长的一生。可是在姐姐女娃的死讯传来的那一刻，她忽然发现父亲终其一生苦心经营的威严不可侵犯的形象，居然在刹那间全部倾圮。

终于看清楚，他在世人面前表现出的沉稳和坚强，其实不过是心底深深脆弱的伪装。

三个姐姐中，女娃是她最心爱的长姐，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。至于另外两个姐姐，少儿和阿赤，向来是不问世事潜心修行。在这深宫寂寞清冷的岁月里，只有她和女娃，两个人彼此温暖。

然而女娃是不甘心把生命熄灭在深宫里的。她看透了皇族

女子单调而被动的命运。她常常说，皇女们在这个世上最大的用途，就是作为政治联姻的筹码，让诸多势力彼此牵连制衡。

做姐姐的向往外面的世界。她常常抱着瑶姬，轻声呢喃：“阿瑶，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，到外面去。我要看看昆仑山的樣子，看看东海的样子。我要走遍所有的山川河海，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一辈子，再也不回到这冷清的释祝宫里来。”

她低下头吻着妹妹的黑发：“阿瑶，你说过永远要和我在一起。你会和我一起走的，是吧？”

妹妹始终是一言不发，既不点头也不摇头。只有一次她忽然抬起头，看着姐姐清亮的眼睛，说：“可是父亲呢？若是我们走了，父亲该怎么办呢？”

那一天，女娃沉默了好久，忽然，眼中落下泪来。

她更紧地抱住瑶姬，声音沙哑：“可是，阿瑶，就让我任性一次吧。一个人，一辈子，我只任性这一次。”

瑶姬无声地握紧了姐姐的手，再也不说话。

那一年，父亲终于同意女娃出外游历。临行前，她朝着妹妹微微一笑：“阿瑶，等我回来。”

那一个约，她终是不曾信守。

九月，炎帝之女驾小舟于东海，风浪骤起而溺于水。

那几天炎帝迅速地衰老、憔悴。

在这世上，纵使是掌控着土地和黎民的皇族，也依旧是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轮回。而死去的女娃，她的精魂竟变作一只鸟，日夜衔来树枝和石子，发誓将东海填平。

那么悲壮那么渺茫的一个梦想，她却要用生生世世日复一日的努力，延续千年万年。

瑶姬叹一口气，瞳仁深处有火光静静流淌。

她一定能做到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了解她是怎样一个女子。

永远自信，并且坚强。

她仰起脸，眼中的泪便再也掉不下来。

姐姐，无论相隔多么远，即使是隔着生与死的汪洋，我也会藏好所有泪水和悲伤，向你微笑，看你飞翔。

你说过的，希望我也能一样的坚强。

她缓步走到床前，拢开帷幕，轻轻在床边坐下。其实不过中年，父亲却是形容消瘦，须发苍白，眼中没有丝毫神采。

有谁会相信，这样一个衰弱得不堪一击的老人，就是威震南方的最高统治者、万民所景仰的炎帝？

父亲看见瑶姬，喉中哽咽了一声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为他掖好被子，道：“父皇，才这么几天，你就全白了头发。姐姐若是看到你的样子，你叫她……怎么放心得下？”

父亲伸出枯瘦的手，握紧了她的手腕，道：“你姐姐……她……还能看得见我吗？”说罢，眼中竟涌出两滴泪，“怕是……终世殊途了……”

瑶姬的声音有些微的颤抖：“父皇，姐姐已经没有办法回来，而你这样自暴自弃，完全于事无补，反而会遭黄帝他们耻笑。无论是我还是姐姐，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。难道你……竟忍心让我们为你悲伤么？”

炎帝却是微微苦笑：“黄帝尽管有众多子女，他却一个也不放在心上。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自然是无所谓，可是我……女儿们一个个离我而去，我身为一方天帝，却连自己的骨肉都留不住……”

她知道，父亲又想起了那两个修仙而去的女儿，少儿和阿赤。她们得脱轮回、跻身仙界，早已是七八年前的事，也一度使父亲痛心疾首。

她握紧父亲的手，说：“可是二姐和三姐的走，并不曾让你像现在这样消沉啊……”

他的手却从她的手中轻轻滑脱，

“少儿和阿赤那两个孩子，从一开始，我就知道她们并不属于我。可是我却同样疼爱着她们，希望她们有朝一日能够明白，这个充斥着生老病死的世界其实同样值得留恋。可是我最终是失败了……她们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，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从来没有过丝毫不舍……那一刻，我是心痛，可是我不曾伤心。无论如何，我可以理解她们为自己作出的一切选择……”

他的叹息中有刻骨的凄楚，目光却似已穿透了天空，凝视着两个已成仙而去的女儿。“至少这一刻，我相信她们是幸福的。她们找到了值得自己付出一切的东西，我相信她们已经是远离了尘世的烦恼和悲伤，在自己的天空里快乐地飞翔……”

他忽然转向瑶姬，目光沉郁而哀伤。

“可是你和女娃不同。你们两个……是我在这世间仅存的梦想……那么美丽，那么不染尘埃的善良……”

他低声哽咽起来，她轻轻拥着他，听他含糊的声音重重击在她的心头：“瑶儿……答应我，永远不要离开我……我所仅有的世界，便只有你……只有你了……”

她点点头，泪却止不住地落下来。

瑶姬走出父亲的寝宫，站在高高的玉阶上独自发怔。一直等在宫外的青萝走过来，为她披上玄狐的大氅。瑶姬微微摇了摇头，青萝便乖巧地收起了狐氅。

忽然觉得有些晕眩，她一手扶了侍女，一手按在太阳穴上轻轻揉压。

青萝却忽然附在她耳边道：“公主，祝融将军来了。”

果然有一个身披红褐色斗篷的人走上台阶来。那人见了瑶姬，却只是一欠身：“甲冑在身，望公主恕祝融不能尽礼。”

她微微一笑，伸出手象征性地做了个搀扶的手势：“祝融将军，何必如此拘礼？”

祝融顺势直起身，面上却有忧忡之色：“公主，陛下他……近日情况如何？”

“父皇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伤心过度，怕是要多调养几天。不过有你和共工、刑天三位将军代理朝政，父皇亦是可以放心了。”

祝融黧黑的脸上竟泛起了一点红晕：“公主殿下应该知道，刑天和共工都是只知戎马的粗人，而我一个人虽能应付一阵子，却难免思虑不周。我想向黄帝派出使者，请求他让蚩尤回南天，助我襄理朝政。不知公主以为如何？”

瑶姬看着他脸上的忸怩之色，不由轻轻笑道：“蚩尤？我只听父亲讲起过他。他是南天以骁勇闻名的战神，莫非也通朝枢？”

祝融肃然道：“蚩尤是我父亲的养子，自幼与我以兄弟相称。当年黄帝听说蚩尤雄才大略，骁勇善战，便邀蚩尤去中原一展才干。那时蚩尤尽管年纪尚轻，却已经成为炎帝陛下的左膀右臂。然而陛下为了示好于黄帝，便也劝说蚩尤前往中原。那时公主尚且年幼，自然不记得这些事了。”

她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就按将军的意思，派人将蚩尤召回罢。”

祝融转身欲离去，瑶姬却又叫住了他：“祝融将军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
祝融回过头，目光中有探询的意味。

她微微一笑：“父皇执意要去东海为姐姐做一场祭祀。”

“公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瑶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父皇的身体，已经不适合长途跋涉了。可是他却固执得很，非去东海不可。将军，你能劝住他么？”

祝融却是毫不在意地挑了挑眉毛：“若陛下已下定决心，我相信没有人拦得住他。公主……我本不该多言，但请听我一句话：陛下目前怕是谁的话也听不进。无论要做什么，都尽量顺

着他吧。”说罢竟叹了口气，径自去了。

她怔忡良久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青萝上前扶住她，轻声说：“公主，还是回去休息片刻罢。”

她点点头，转身要走，却怎么也移不开步子。一片落叶掉在她肩头，不知怎么地挣得支离破碎。她仰起头，却怎么也看不清天空。空中仿佛是突然起了雾，转啊转啊再也不肯停下来。喉中忽然涌起一阵甜腥，她扶着青萝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青萝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她努力睁开眼，却看见白玉的台阶上触目惊心碎了一滩血迹。

她无力地将一只手放在侍女的肩上，微垂着眼，道：“青萝，扶我回寝宫，然后叫人把这里打扫干净。”

她忽然睁开眼，眼中的泪光把侍女吓了一跳。

“还有，不要把我咯血的事告诉父皇……千万不要……”

2

那年炎帝出巡东海，成了天界盛极一时的大事。一度盛传的炎帝病危的谣言马上不攻自破。炎帝本是随和的人，痛失爱女之后便变得不苟言笑，凭空竟添了几分帝王的威仪。就连东天伏羲治下的臣民，也受到这种肃穆气氛的影响，一直等到炎帝离开东天才恢复婚丧嫁娶。

瑶姬一直是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。那时已交冬季，她每个晚上都为父亲笼一盆炭火，然后静静地坐在一边听父亲说话。炎帝仿佛知道与女儿在一起的时日无多，总是絮絮叨叨地讲一些陈年的旧事。有些是关于她和女娃的，有些是上古的传说。饶是如此，瑶姬总是做出极有兴趣的样子，听他一遍遍重复这些故事。

那晚炎帝依然是在讲那些传行了数千年的古老传说。他抖抖索索地理了理衣襟，清咳一声开始讲那个不知讲了多少遍的

故事。

“瑶儿，你知道琴是怎么创制出来的吗？”

她竭力表现出好奇的神色：“不知道，父皇。”

父亲不满地叹了口气，语气中却有着藏不住的欢喜。

“枉你还学了那么多年的琴，竟然连这都不曾听说过。唉，或许是父皇平日只知道处理朝政，太疏忽你了。瑶儿……你不会怪我罢？”

她莞尔一笑：“怎么会呢，父皇？”

他满意地笑了，闭上眼睛徐徐道：“当年伏羲在西山桐林中见一凤一凰栖于梧桐树上。凤凰通天应地，协五音，合九德，非竹不食，非醴泉不饮，非梧桐不栖。羲皇便料定梧桐是神灵之木，决意制成乐器。他命人将梧桐截为三段，叩上段，其音太清；叩下段，其音太浊，惟中段清浊相济。伏羲便将桐木中段浸于水中，历七十二昼夜，才将桐木取出。当年羲皇手制之琴，长三尺六寸五分，上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后宽四寸，前宽八寸，下应四时八节之数。然后按阴阳两仪定下高度，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置宫商角徵羽五音。自此又创《驾辩》一曲，专咏百鸟朝凤之景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羲皇是世上能琴第一人了？”瑶姬低头拨着炭火。

“是啊。伏羲年纪尚比我大几岁，统治东天已有数十年。我素来钦佩伏羲的才华与度量。然而自步入衰年以来，他便潜心演卦，誓绝声色，而他亲手所制的琴从此也不知下落。此后纵有人弹琴，都及不上羲皇万一。”

炎帝沉吟片刻，又缓缓说了下去：“然而据我所知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。她的技艺，应该已不在伏羲之下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说来惭愧，我也只是听过其琴者却未见其人。当年在黄帝的长庚宫中，我曾听见内帙有弹琴之声。自

从伏羲绝琴后，我便再未听过那样圆畅纯熟的琴声。以我看来，这人久居深宫，故琴如风行幽谷，隔绝尘俗。既在内帏，想必是不便见生人的女子，不是后妃就应当是公主了……”

瑶姬慢慢拨着炉中的炭火，忽然发觉父亲已悄无声息。她蓦然一惊，手中的铜钳铮然落下，溅得铜炉中火星四溅。她跑向父亲的卧榻，一面大声喊着：“父皇！父皇！”

正手足无措间，忽然听得一阵鼾响，却发现父亲不过是睡着了。她长吁一口气，为父亲掖好被子，披了外衣便走出这个临时搭建的行宫。仰了头，却是星光如水。

她向来是姐妹中身体最弱的。小时候女娃总是把她搂在怀中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她。她常常是瑟缩在姐姐怀中，听她低声歌唱。记得有一次女娃仿佛是自言自语：“阿瑶，阿瑶啊，若姐姐有一天不在了，你该怎么办呢？”

那时她抱紧了姐姐，说：“姐姐不会不在的。姐姐和阿瑶在一起，我们永远不要分开。”

她记得姐姐那天是流了泪，温凉的泪水从女娃的脸上滑落，落在瑶姬的额角和面颊，倒像是做妹妹的在哭。

想到女娃，她忽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姐姐，她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，所以才会那么说。生死相隔，彼此那么相爱却连对望也不能。在她的身体里，天生就流淌着不安定的血液。或许她早已看透了自己的命运，注定是成为一个叛逆者，注定了是要一个人流浪，注定了是孤单一辈子。

她哽咽着裹紧了肩上的狐氅。姐姐，如此说来，我之于你，难道不过是你孤独的旅程中某一段路上的旅伴么？

真的仅此而已？

仿佛是蜿蜒漫长的生命之路在她们面前分成两条。她选择了那份平淡而安全的宿命，而女娃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走，哪怕明知道有朝一日会跌得粉身碎骨。

终是殊途。